

楔子 莫名的攻擊

警衛打亮了手上的大型手電筒，在黑暗中發出刺眼的光芒，上下的梭巡一圈，仔細察看這間研究室裡有無異狀；確定沒有人之後，再將門妥善關上，中控鎖喀噠一聲後，他仍舊握著門把使勁推拉，再三確認門有鎖緊。

一步步走在昏暗的七樓走廊上，一間間仔細的察看，科學園區的辦公處就是這麼龐大，即使他只負責兩棟的夜巡，還是得花上不少時間；但是這可不能馬虎，就怕有人會來竊取機密……唉，反正得事事留心。

巡視到員工餐廳，他習慣性打開餐廳前頭的燈，因為想走進去檢查水龍頭有無關緊，不用的插頭是否有拔掉，還有冰箱跟微波爐的狀況，廚房這塊他向來會多一份心。

壓緊冰箱，檢查插頭，一切都滿意後，他才轉身離開，關上電燈，將門輕輕帶上。

呻—

隔著那五公分不到的門縫，他還是聽見了椅子拖曳的聲音，握著門把的手不由得有些緊繃，猶豫著是否要去一探究竟。

十一點，這種時刻他們值夜班的都有心理準備，園區這麼大多少會有些好兄弟徘徊，每年跳樓燒炭的也不在少數，聽說廠房那邊還有個意外車禍身亡的小主管，每天固定回廠去巡機台咧！

深呼吸，警衛謹慎的鬆開手，朝著門裡恭恭敬敬的行禮。

「對不起，我只是盡我的責任義務在巡視，如果有冒犯到您真的很抱歉。」他禮貌的說著，「我接下來會繼續巡邏，先跟您知會一聲。」

廚房沒有再傳來任何聲響，警衛手心出汗，但還是很輕柔的重新握住門把，慢慢的、慢慢的關上……

砰！明顯的力道自裡頭傳來，有人從裡面用力關上了門。

「喝！」警衛整個人踉蹌後退，在門上的細長條玻璃框上，彷彿有個人影一閃而過。他不敢停留，急急忙忙的往前走，其他房間也沒心情巡了，打算找等等交接的前輩一起過來，他不是不知道這層樓最近不太安寧，但之前沒有這麼明顯的異狀啊！

一路往走廊底奔去，左側員工餐廳卻跟著傳來同步的桌椅碰撞聲……咦？他詫異的往左側牆面看去，為什麼聽起來像有人跟著他往前跑？他記得前面是一員工餐廳另一個出口！

天哪！警衛加快腳步往前衝，在衝過門口兩秒後，那道門真的傳來了開啟的聲音。

救命啊！警衛完全不敢坐電梯，直接朝右側的樓梯衝下去，他豈止三步併作兩步，根本能跨多大步就跨多大步，只求快點離開這棟樓，至少奔回還有前輩在的警衛室。

連跳帶滾的逃難，腳拐傷了此時也構不成阻礙，他看著樓梯間數字到了三樓，一手撐著牆壁一手握著扶把，繼續朝樓梯大步跳下—

樓梯上竟站著一個人！

警衛腦子裡突然閃過了幾天前接到的通知，園區失蹤了一個女孩，到現在還沒找到，但確定是下班後失蹤的，因為她那天並沒有回到公司宿舍。

他知道那個女孩，園區加班是常見的事，那個女孩平均回家時間是十點左右……

穿過了站在二樓的身影，他不穩的落地後往前跌滾兩圈，甫抬起頭，就有一雙滿是傷痕的腳站在他面前。

警衛趴在地上，瞪直眼卻不敢輕舉妄動。現在該怎麼辦？那雙腳就在他面前啊！

「你……看見了？」沙啞的聲音幽幽響起，「你應該……看見……」

看見什麼？警衛壓抑不住恐懼，身子劇烈的顫抖，正想著自己離樓梯有多遠，背對著樓梯的他實在很難計算。

「為什麼不救……」這聲音語帶哽咽，但警衛根本不想管她是不是在哭。

他手掌一撐地板瞬間跳起，轉身就往樓梯下奔去，就剩一樓了！

鏘—夜半傳來驚人的玻璃碎裂聲，讓不遠處警衛室裡的老警衛嚇得顫動身子，倏而抬頭。

「幹！什麼聲音？！」

連另一區的警衛也利用對講機詢問。

老警衛抓了甩棍匆匆奔出，朝隔著中庭那最近的一棟樓奔去，「阿宗！阿宗有聽見嗎？」

現在是阿宗在巡A棟，等等要跟他交接……老警衛緩下腳步，因為他看清了，二樓的樓梯玻璃破了。

順著往下看，老警衛在草坪裡看見了趴在草地上的同事，黑夜中看不見顏色，只看見他的頭汨汨流出液體。

老警衛打開手電筒，發抖的手讓燈光微晃，附近其他棟夜巡的警衛也都跟著奔來，「怎麼回事？怎麼了！」

手電筒的燈光照在碎裂的玻璃上，樓梯間的玻璃可是一公分厚的強化玻璃，阿宗怎麼可能撞得破？

「活該。」

驀地，女人的聲音從上方傳來，警衛們立刻擎著手電筒朝上照，看見的是一襲藍白相間的裙子自破裂的樓梯口邊經過。

藍白相間的長裙，揚起了小小的花朵。

那件裙子，不正是園區失蹤那女孩當天的穿著嗎？

第一章 奇特的當鋪

穿上平整白襯衫的男人站在門後的立鏡前，他有著濃眉細長眼，雖不是單眼皮，但眼睛也大不到哪兒去，再加上直挺的鼻子跟略薄的唇，他自個兒知道自己稱不上美男子，但是至少有張清秀的臉，氣質取勝。

仔細的打量衣著，戴著無框眼鏡的他淺淺一笑，最近練肌肉的成效不錯，胸肌似乎比之前增大了不少，穿起襯衫後性感指數直接飆升，汗水果然沒有白流。

他伸出食指對著鏡裡的自己讚許，悠哉的拿過擋在一旁的公事包，拉開房門，然後就見到一個全裸的男人打著呵欠，閒散的從他門口經過。

留意到身旁突然打開的門，裸男轉過身，用惺忪的雙眼擠出笑容。「早。」

綠林瞪圓了眼，總是很難相信這男人看起來瘦削，身材竟然也如此精實，視線往下，嗯，「精神」也不錯—不對！為什麼連件內褲都不穿？

「喂！你穿件衣服可以嗎—」暴躁的怒吼聲立時響遍走廊。

嗯？二樓廚房裡的女孩頓住，眼珠子下意識朝上瞟了眼，好大聲喔，還有回音咧。

「真有活力啊。」一旁的女人手拿著鍋鏟，盯著平底鍋裡的煎蛋。

「烈火哥哥有這麼早起嗎？」女孩數著碗拿取，「他不是都得睡到中午？」

「可能夢遊吧？」女人聳了聳肩，「好了，餐具擺好後，去叫他們吃飯吧。」

「嗯！」女孩用力點頭，抱著碗筷就往外走。

驀地一男子攔住她的去路，並俐落的伸手接過她差點翻倒的碗，束起的銀白長髮飄揚著，閻蘿總是看著那漂亮的髮絲出神。

「我去吧，如果有人在上面裸著身體走來走去，對閻蘿不好。」男子禮貌的朝裡頭的女人說著。

「有什麼關係？我又不是沒看過烈火哥哥的身體。」閻蘿抱著東西往廚房外那大理石雕刻的餐桌一擱。

「那是小時候，閻蘿，妳今年十三了。」男子溫柔笑著，「正是要成為少女的時候，我認為有些分際可能要開始做了。」

後面那句，他是回頭對著從廚房走出的女人說的。

精明幹練的女人端著一盤煎蛋，她盤著一頭烏黑長髮，身著大紅旗袍，外頭套著淺色的圍裙，圍裙上全是刺繡，繡的是色彩奔放的牡丹，右胸口上還鏽有名字：閻牡丹。

「也是，妳十三了呢……」閻牡丹邊說視線一邊往下移，「可是胸部怎麼還這麼小？」

閻蘿低頭看著自己的身材，這又不是她願意的！

她沒好氣的準備剩下的餐具，這張長方型的桌子可坐十人，今天早上會下來吃早餐的大概最多只有五個人吧。

男子正準備走出餐廳，上三樓叫人用餐時，門口已經走進了一個一臉嫌惡的傢伙。

「髒東西髒東西，一大早就讓我看見髒東西！」綠林抱怨著走進來，「我說為什麼不能設個規矩，不要讓那傢伙光著身子走來走去啊。」

「烈火就不喜歡束縛，你喜歡被綁嗎？」閻牡丹挑了挑眉，「何必勉強別人做不喜歡的事？」

綠林疾速的朝餐桌步去，還得先深呼吸才能繼續跟閻牡丹說話。

「當家的，妳舉的例子很爛好嗎？不喜歡束縛不等於綁，我又沒說要綁他。」綠林站在閻牡丹對面據理力爭，「妳得為我們的眼睛著想吧，妳看看老大，老大是女生耶！要是她上樓看見怎麼辦？」

「你不要叫我老大啦！很討厭。」閻蘿正巧抱著杯子從廚房出來，圓著眼嘟嘴，「看見又怎麼樣，你們男生長得都差不多啊。」她明明才國中，就算她評鑑物品的眼光比較好，也犯不著這樣喊她吧。

「差……」綠林一時語塞，「等等，老大，什麼叫差不多？差很多好不好，妳不覺得妳綠林哥哥最近胸肌練得不錯嗎？」

只見閻蘿把東西往餐桌一擱，幽幽的看向左方，那站在桌尾的長髮男子。

八風，略長的臉佐上剛毅的線條，兩頰些許凹陷，粗眉下是雙下垂眼，可眼神卻相當銳利，完全是個矛盾綜合體；不笑時就是長相性格的壯漢，甚至有點殺氣，但他那雙下垂眼添了幾許柔和，讓他微笑時能使人稍稍安心。

八風早年在國外服役，隸屬特殊部隊，特殊到連什麼隊都是個祕密，這種傢伙身材豈是常人能比擬？就算穿著普通的T恤，都很難忽視那快爆出來的肌肉，所以他是這裡的管家兼保全總管，若非泛泛之輩哪入得了大當家的眼？

綠林直接歪了嘴，為什麼要拿一個特殊部隊的人來跟他比啊？他沒好氣的一把拉開椅子，眼神朝桌子一瞄，當場愣住。

一二三四五……五張餐墊？五副碗筷？五個杯子？

「烈火昨天很晚回來，不會下來吃早餐。」八風走到餐桌邊的角落，那邊有個小圓桌，上頭擺放著正在烹煮的咖啡。

綠林喉頭有些緊窒，幾乎是僵在椅子邊，他眉頭深鎖的看著這餐桌上的擺設，一盤煎蛋、一盤豆腐乳、一盤花生、一盤青菜，菜餚有四盤，但是這餐具不行！

緊皺眉心，綠林用最嚴肅的姿態繞過桌子，衝進了閻牡丹身後的廚房。

「我……」站在閻牡丹左手邊的閻蘿看著綠林掠過，有幾分猶豫。

「妳坐下，不要管他。」閻牡丹左手一伸，輕巧的拉開椅子，「誰在乎誰處理。」背對著他們的八風在小圓桌計算咖啡烹煮時間，根本不在乎廚房裡的聲響—綠林匆

匆的搬出另一張餐墊到自個兒座位的右手邊，碗筷杯子一應俱全，這才重重鬆一口氣，抹了抹滲出的汗珠。

「呼……」他泛出輕鬆的笑容，終於得以安穩的坐上位子。

閻牡丹執著筷子凝視著他，瞇起的眼睛彷彿都能說話，「嗤。」

「喂喂，態度好一點。」綠林旋即轉向閻蘿，「老大啊，不是說好了，有的人不吃餓死就算了，但妳要幫哥哥我著想啊！」

「誰在意誰處理，你這雙數強迫症是怎樣？」閻牡丹兩隻筷子輕擊。「起筷！」

總是當家的發聲大家才能動筷，這是這個家的基本禮儀。

「就知道是強迫症了還問。」綠林咕噥著，夾起暖烘烘的蛋。

綠林有個什麼都得要雙數才圓滿的病症，桌上的東西一定要成雙成對，否則他會完全無法思考，不是補上一個就是要砸掉一個，否則他連行動都成問題，誰叫形單影隻太可憐，絕對不能入他的眼。

「八風，你也坐下來吃吧。」閻牡丹朝右瞥了眼。

「是，我斟完咖啡就入坐。」八風回身輕聲的回應著。

綠林滿足的品嘗早餐，今天是中式餐點，稀飯加醬菜、蛋、青菜，掌廚的是他們的大當家閻牡丹，世界上好像沒有她不會做的食物，怎麼每樣都能做得這麼美味啊！

「當家的，豆腐乳到底怎麼做的？」綠林夾起一角緩緩放入口中，閉起眼睛，嘴角緩緩浮起笑容，「這真的太好吃了！」

「你好浮誇喔，綠林哥哥。」閻蘿圓睜杏眼。

「欸，妳不覺得妳姑姑手藝驚人嗎？我要沒吃大當家的菜啊，一整天都沒精神。」

綠林再夾了一小口，「這麼好的祕方，真的應該—」

閻牡丹揚睫，銳利眼神即刻掃過，「應該？」

「應該要量產，加上鋪天蓋地的行銷，勢必能造成搶購！」綠林眼鏡下的雙眼凝視著彷彿在日光燈下發出光芒的豆腐乳一角，「依照大當家的手藝，還能再推出其他系列，屆時成立食品公司，上市上櫃都有可能！」

閻蘿默默嚼著蛋，「這些之前就聽過了啦。」

「我之前是說這間當鋪！只要當家的願意，我保證五年內可以讓這間當鋪成為第一家上市上櫃的當鋪公司。」綠林倏地看向正對面的閻牡丹，「而且保證不拓展任何一間分店。」

閻牡丹根本一臉懶得理他的模樣，逕自夾了青菜入碗。

執著咖啡壺的八風走到桌邊，精準的為閻牡丹倒入第一杯美式咖啡、再來是自己的空杯，最後才是綠林。

「你省省吧，明知道當家的最忌諱招搖，能讓你玩早玩了，想想你都在當鋪待多久了。」八風搖了搖頭，「低調，綠林。」

綠林扯著嘴角，碎碎唸著知道知道，真是太可惜了！

這麼一家萬物皆可當的「交換當鋪」簡直神奇，獲利率高到驚人，因為典當的物品可以囊括有形無形，能獲得的利益就變得無法預估，要知道連記憶都能典當的當鋪，三界就這麼一家，有誰能比擬？

這種具強烈特色、無人可競爭的寡佔事業，若是他還在商場上，鐵定經營得風生水起！

「哈囉！」閻牡丹拿著筷子在他面前晃，「白日夢作完了沒？」

綠林大夢初醒般的看著對面的女人，輕噴一聲，「作個夢也要吵。」

「別浪費生命好嗎，今天有工作要做。」閻牡丹懶洋洋的提醒，「等等八風會把今天要提醒的客戶都列表給你，但最重要的是一」

「我知道，The One科學園區。」綠林直接接口，「不過就是提醒他贖回的時間逼近了，小事一樁。」

「那個董事長呂信彥不是泛泛之輩，你帳記得要算清楚，省得他們日後有閒話。」

八風眼神頗有深意，「我記得那個花瓶價值不菲。」

「沒錯，我希望那位呂先生千萬不要贖回，我評估過那只花瓶現在的市價早超過了典當金額，而且加以操作的話，在古董市場至少能再成長百分之二十。」論起數字，綠林總是比誰都精準，「所以我們一定要親自去提醒他時間快到了嗎？」

「我們做的是正當生意，條款上清清楚楚，贖回期限的前一個月必定會通知，你想

砸我們幾百年的招牌嗎？」閻牡丹不悅的睇起眼，「都有那種頭腦了就想點正事，不要老想走旁門左道。」

「咦？我什麼時候走旁門左道了，我綠林賺的錢可都是光明正大的！」綠林分貝略大了起來，「妳去打聽打聽，我之前在金融界的名號有多響亮，多少人想延攬我，獵人頭公司榜首數年，那可不是浪得虛名的！」

其實綠林說得一點都不錯，他年紀輕輕就有著數學方面的長才，不說對帳目過目不忘的本事，再難的數學都能在腦子裡心算而出，他的大腦就是一台電腦系統，可解所有困難棘手的數學問題。

不過一般這種某方面特別突出的人總是會有其他的小缺陷，多數人都是有自閉症或強迫症傾向，綠林倒是還好，只有區區的雙數強迫症而已。

顧名思義，凡眼界所及他都希望是雙數，否則會使他難以控制的「強力」使之成為雙數，幼時曾相當嚴重，第一時間就要破壞掉多出來的單數，後來經過特殊訓練，現在他已經能利用其他方式勉強克制那份衝動。

勉強的定義，是不會用粗暴的方式進行傷害或破壞，並不是放棄讓世間事物成雙成對。

「知道，不然你以為當鋪會收你嗎？」閻牡丹冷哼一聲。開什麼玩笑，以為她的「交換當鋪」是什麼阿貓阿狗都收的嗎？

「哼，想必是知道我是強大的精算師，絕不吃虧、從不投資沒價值的東西。」綠林驕傲的凝視著閻牡丹，「更別說這輩子，我極少失算過。」

閻蘿粉唇輕揚，「但是唯一的一次就輸給當鋪了。」

呃……彷彿中了一箭，綠林忍不住伸手摀胸口，看著斜前方那桃花杏眼，粉嫩臉龐的可愛女孩，為什麼那張櫻桃小口總是能說出一刀斃命的言論啊？

「閻蘿。」閻牡丹倒是沒讚許閻蘿，「說過多少次了，說話要修飾、婉轉，妳這樣直接了當的說，會很傷人的。」

「喔……」閻蘿蹙眉，難受的看向繼續演戲的綠林，他這會兒已經放下筷子趴桌上，看著心臟病要發了。「我以為說綠林哥哥算半天還不是把自己當給當鋪比較傷人，

所以才沒說的。」

這下連八風都微頓，看著他右方那名天真的女孩，妳剛說了。

「我不是賠掉自己！」綠林果然惱羞，「我是自願的好嗎？自己把自己典當掉！」

閻蘿無辜的皺眉，偷偷瞄向右手邊的姑姑，可是前提是因為把自己賠掉，才要當給當鋪啊。

閻牡丹不動聲色的在桌下踢了閻蘿一腳，綠林這種資優分子臉面很薄的，再加上菁英心態會刨得更薄些，沒事還是別刺激他了。

閻蘿抿起嘴看起來煞是可憐，默默的就口扒飯。不說就不說，以後都不說了。

「咳！今天有兩個客戶是年紀稍長的長輩，你去時要有禮貌，仔仔細細的算給他們聽。」八風趕緊扯開話題，「我估量著他們應該無力贖回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，所以要給例外嗎？」綠林迅速計算物件價值，「其實那些東西對我們來說沒有太大的利益，但是對他們的精神利益卻大的多。」

「那就增加微薄利息，給他們一點贖回希望吧。」閻牡丹沉穩的交代，「雖是對我們沒獲益的物品，卻是他們的心頭寶，還是讓老人家心裡舒坦些。」

「好。」

用畢中式早餐，佐上一杯沒有很合的咖啡後，綠林便準備要外出工作，收拾碗盤這種事自有管家會負責。

走到大廳，未到營業時間，所以八風是到側門做準備，綠林到了木柱子邊，靠裡頭的這面其實是扇櫃門，柱子是空心的，他打開櫃子，抽起上頭的卡片，望著牆上那古老的發條鐘，等著分針喀噠—九點整。

打卡，上工。

「請務必小心。」閻牡丹直接送到門口，「有事隨時打電話回來，也不要自做主張。」

「我什麼時候……」綠林連辯解都懶了，「走囉。」

閻牡丹微笑著行禮，送員工出門，一旁的閻蘿背著書包急急忙忙的要追上，卻被閻牡丹拉住衣領拖回來。

「妳得習慣，跟我一起行禮。」閻牡丹口吻嚴厲，壓著閻蘿的背。

「我上學要來不—」閻蘿嚷著，在閻牡丹右側的八風立刻向她使了眼色，「是，姑姑。」

閻蘿不情願的正首，綠林哥哥根本連看都沒看這邊一眼，人都過馬路到對面去要開車了啦！今天上午是社團活動，十點才正式上課，都已經晚上課了，她可不想遲到。

閻蘿雙手交疊置於腹部，九十度鞠躬。

「一切順利平安。」她唸得其實不太甘願。

「好，去吧。」閻牡丹這才發話。

閻蘿趕緊直起身子，朝著綠林的車子奔去，他要順路載她去上學的咧。

「被罵了厚！」才開車門，駕駛座的男人就堆滿微笑。

閻蘿嘟起嘴丟進書包，「你很煩耶！」

「規矩規矩，知道自己的身分跟責任，就要懂規矩啊。」綠林主動把她的書包擋到後座去，另一手滑著擋在方向盤上的手機。

閻蘿將安全帶繫好，瞥了眼手機。「你在通風報信喔？」

「欸，小孩子說什麼。」綠林立刻把手機收起，慢條斯理的調整座椅，擦一下擋風玻璃。

閻蘿面向駕駛座邊的窗子，整個人引頸偷窺著，「你收了人家多少錢？」

「商業機密。」綠林朝小女孩挑了眉，修長的手指在方向盤上點啊點的。

「我會遲到啦！」

「不會……聽。」綠林劃上滿意的笑容，他的車子停靠在古董店門口，現在隱約聽見了鐵門升起的聲音。

附近早起的街坊朝著門口的閻牡丹打招呼，站在她身邊那銀白色長髮的男人也是極為引人側目，多少人這時間都會自動在「交換當鋪」附近聚集—剛好到這附近來慢跑、剛好到這裡買早餐、剛好到這裡買菜，就希望有機會能一睹風采。

閻牡丹一一跟街坊打招呼，內斂的笑容只是更顯氣質。

嚴格說起來，閻牡丹跟美女一點兒都扯不上關係，整間「交換當鋪」能稱得上漂亮的，恐怕只有閻蘿了。

閻牡丹已是不惑之年的女人，看上去約莫三十餘歲，略方圓的臉形，幸好有雙還不小的眼睛，五官拆開來每一個都絕對差強人意，但全組在閻牡丹那張臉上，看起來卻極順眼。

都說相由心生，內在的氣質會影響外貌，閻牡丹便是活生生的例子，她自有一股神祕高貴的氣質，並不是公主型的高貴，而是一種與生俱來的驕傲。

她行事幹練、眼光銳利，笑容溫婉，手腕卻是雷厲風行，身為「交換當鋪」的大當家，沒有三兩三怎麼可能獨撐大局？

叭叭！綠林鳴了兩聲喇叭代表要走了，油門踩下便緩緩前駛。

而他停車位後的古董店鐵捲門升起，一個英挺熟男就站在門口，用全世界都知道的傾慕眼神望著對面，熱情的猛揮手，「早啊！」

閻牡丹笑容一秒收起，轉身就往當鋪裡去，「關門。」

「是。」八風領令，看了對面仍在揮手的男人只有無奈，默默退進當鋪中，關門。才一進門，閻牡丹表情淡然的盯著大門若有所思，「綠林是故意停在對面的嗎？我們不是沒有停車場。」

停車場在這條街道的街尾，走路也不過兩三分鐘，是閻家的自有地，可以停上十輛車不成問題。

「他嫌停車場遠。」

「以後不許他停到對面。」閻牡丹冷哼一聲，帶著微慍扭頭朝裡頭走去。

「是。」八風只要領令就好，他總不好說些什麼。綠林跟對面單老闆關係不錯，停在對面也是天經地義。

而且妳會出來送員工外出，他單老闆只有這時候有機會看得到妳。

回身，一個牌匾就在半空中，面對著尚未開啟的大門，上頭蒼勁的書法寫著：交換當鋪。

「交換當鋪」，什麼都能典當，不管有形或是無形，你可以單純的典當金子或是汽車，也可以典當傳家之寶；而無形物要行家才會知道，舉凡記憶、感情、健康，但凡有價值的都收。

但最大前提是：具有價值的。而價值的衡量，當然就掌握在大當家手上。

這詭異的當鋪八風也是因緣際會才知道，若不是親眼所見親身經歷，誰能相信這種玄異之事？「交換當鋪」傳了數百年，大隱隱於市，作業一如平常的當鋪，唯每代掌櫃獨具慧眼，能判定出典當物的價值優劣。

閻家掌櫃傳女不傳男，當代掌櫃是閻牡丹，下任實際掌櫃便是那國一的閻蘿，只要具閻家血統都有機會入主當鋪，但這行看的是天分與資質，而其中能看出無形物的價值才是最困難的。

閻牡丹算是近代少見的高手，判斷極為敏銳，野心也不小，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綠林影響，最近業務擴展到人界之外，一開始接待客人時他還有點錯愕，真的什麼「人」都有。

收取無形之物已經很神奇了，居然連三界的典當物都收，她對神鬼之界的東西真的熟嗎？該不會是先繳學費學經驗吧？

八風對此事一直挺煩惱的，身為「交換當鋪」的管家跟護衛，總覺得當鋪裡放一些詭譎且具異能的東西實在令人不安。

離開大廳，轉身朝內室去，他得先把後頭的事做完，再來就得準備十點開店；將小木門關上後便是當鋪的工作人員空間，一回身看向這長廊左右上下，他不由得輕嘆。

其實這屋子令人不安的東西還不少，好像也不必太計較那些尖叫的保險箱吧。
回到餐廳，八風發現桌上的幾個碗被收走了，閻牡丹已重新繫上圍裙，從廚房步出準備收剩下的碗盤。

「大當家，這是我的工作！」八風趕緊上前，直接壓住她的手，「請您準備開店。」「我只是順手收而已。」閻牡丹直接甩開八風的手，「而且我也要把剩下的早餐保溫，誰知道樓上那兩個什麼時候要下來吃。」

「喔……」八風知道當家的並不會計較這種事，只是這是他的工作，他分際很明的啊。

趕緊跟著協助收拾，將剛剛綠林硬擺出來的空餐墊挪到邊角去，等等看誰先起床就先用了吧。

「哈啊—」誇張的呵欠聲傳來，幾乎沒有腳步聲的男人就這麼闖進了餐廳，「都是綠林那傢伙大呼小叫的害我睡不著了，還是先來吃早餐吧。」

隔著一張餐桌，閻牡丹和八風同時朝廚房門口看去，很快地留意到男人赤裸的上身跟……相同一絲不掛的下半身。

「烈火，」八風平穩的揚聲，「說過不要在三樓以外的地方裸身。」

「人家討厭布料的束縛嘛。」烈火突然發出嬌嗔，而那活脫脫是學閻蘿的聲音，還十足的像。

那雙丹鳳眼在那兒裝模作樣，纖瘦高挑的烈火肢體柔軟，扮起女孩子來更是得心應手，他長得超級不起眼，鵝蛋臉上有雙丹鳳眼，瞇一點就看不見眼睛了，鼻子不挺不塌沒特色，上唇薄下唇略厚，還有兩頰的斑點，完全路人典型，但是由於他幾乎沒有眉毛，起初素顏下樓時連八風都會嚇著。

根本怪模怪樣，怪人一個。

閻牡丹什麼大方大浪沒見過，區區小子的裸體哪能驚動她？只見她挑起嘴角冷笑一聲，那聲音叫八風覺得不妙。

「你下次再全裸走下三樓，我就要你把那根當掉。」

「咦？我這不值錢啦大當家！」

「值不值錢我說了算。」

The One科學園區。

身高一百八十公分的綠林坐在等待區的矮沙發上，膝蓋都快比腰部高了，一雙長腿放得辛苦，還虧這裡是科學園區，等候座位一點兒都不符合人體工學。

坐得不舒服索性起身，開始在一旁繞圈，櫃檯小姐悄悄瞥他一眼，也沒多說話，董事長還在會議中，的確無法立刻見這位早有預約的訪客。

站在七樓的落地窗往下看，下面是如同公園般的中庭，感覺上是綠化環境並增加員工休憩的空間，不知道員工在各棟之間是如何移動？科學園區裡有六棟建築，至少要有

台園內車吧？

The One算是近幾年崛起的新興科技公司，負責人呂信彥是青年才俊，靠著融資創立公司，並在短短三年內拓展到如今的地步；他著重於生化義肢與機器人製造，外銷各國，備受矚目。

不過呢，當他帶著那七百年歷史的古董花瓶來到當鋪時，大家就知道—他缺現金了。不是在幹什麼見不得人的事，就是現金周轉有問題，他尚未結婚，黃金單身漢一枚，照理說應該不是養小三或是偷買房子給誰，但七百年的古董價值驚人，當家的「借用」之前一位古董鑑定師在當鋪中典當的「慧眼」來鑑識那只花瓶，不但是真品，還出自該時的一代名家之手。

一億兩千萬全現金交易，由八風負責親自運送現鈔到呂家，開立當票，彼此劃押，典當期為一年，如果逾期花瓶便歸「交換當鋪」所有。

因為這筆交易讓他也關注了The One，這間公司的股票近年來水漲船高，是有人在背後操作，炒短線還行，但長期的話……最近的月線不佳，他懷疑這一億兩千萬能讓呂信彥撐多久。

「先生。」櫃檯的甜美女孩輕喚著，「抱歉讓您久等，請跟我來。」
「麻煩了。」綠林有股斯文的書卷氣，無框眼鏡加上淺笑，總是給人溫文儒雅的感覺，不過聰穎全寫在臉上，一看就知道是個自恃甚高的傢伙。

隨著櫃檯小姐引導，朝左走向長廊，祕書站在外頭衝著他們露出職業笑容。
「您好，」祕書伸出手，「我應該沒認錯吧，綠林先生。」
「叫我綠林就可以了。」綠林禮貌的與之交握。
「好的，久等了。」祕書輕巧轉身，推開了很有氣勢的對開木門，「很抱歉耽誤到您的時間。」
「不會，經營這麼大的公司，難免忙嘛。」綠林漫不經心說著客氣話。
對開木門後又是一間只有沙發跟茶几的等待廳，再往右轉走個兩步，才終於面對董事長辦公室的門。
「董事長，綠林先生來了。」祕書打開門，坐在辦公室裡的男人這才抬起頭。

「啊，抱歉！」呂信彥將一桌子的檔案卷宗收起，趕緊起身。

祕書即將關上門時，綠林趕緊回首交代，「我不需要任何飲料，等等說完就走。」

「好的。」祕書雖有疑惑，但客人都這麼說了，她自然照做。

呂信彥從辦公桌後走出來，三十五歲的男人看上去有些疲憊，但仍掩不去那帥氣的臉龐，頰畔的鬍碴恐是因忙碌忘了修整，但卻更添了些成熟男人的性感。

當初他來典當時，大家私下想幫當家的牽個線，怎知大當家完全不屑一顧……這種男人都看不上眼，大當家眼光真是高啊。

「你是……抱歉，你是哪間公司的？」呂信彥其實有點困惑，手上捏著綠林遞上的名片。

「我是『交換當鋪』的一」綠林準備自我介紹，呂信彥立即比了個噓。

「請不要提到那兩個字！」他低聲警告，「這裡是公司，貴公司的經營項目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誤會！」

「喔，瞭解。」綠林腦子轉得快，「我是D公司的業務代表，綠林。」

哎呀，這麼一說可真好聽，呂信彥立刻放軟了面容，請他坐下。

「綠林，綠先生？」他低頭笑看著手裡的名片，「我還真沒遇過姓綠的人。」

「那不過是個代稱，綠林大盜的綠林。」綠林悠哉悠哉的說著，事實上當年他在商場上叱吒風雲時，他的外號的確就叫「綠林大盜」。

凡是被他盯上的獵物，必能叫對方賠掉全部身家，用合法正當的手段洗劫一空。

「好，祕書接到預約時我有些詫異，說好是閻小姐要親自過來……」呂信彥顯得有些不安，「請問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

「喔，請別緊張，這只是例行公事。」綠林一邊說，眼睛忍不住瞄向呂信彥身後的牆面。「呃……就是您上次來我們公司『寄放』的東西，您還記得嗎？我來是為了提醒您，寄放快滿一年了。」

「喔，記得記得！快一年了嗎？」呂信彥趕緊拿起手機察看，「時間快到了嗎？」

「是，所以今天親自來提醒您，時間只剩一個月，請您一定要準備好，屆時才能將東西帶走。」綠林只是看著呂信彥，什麼文件都沒拿出來，「如果您逾期未來取件，便

會失去物品的所有權。」

「等等，能不能再寬限一些時間？」呂信彥突然緊張的趨前，「再半年，再多半年的時間，我們用每月百分之四利息計算的話……」

他趕緊滑出計算機，俐落的計算給呂信彥瞧。

「一億兩千萬，每個月百分之四的利息為四百八十萬，再多半年就是兩千八百八十八萬，但、是一」綠林準確流暢的報出數字，「很抱歉，當初沒有展期的條款，且本公司不打算允許展期。」

天價的利潤，誰要讓他展期啊，花瓶他們收定了！

「為什麼！我可以再跟你們重新簽……」呂信彥一邊焦急的說，一邊起身往辦公桌去，「我的票還在的，上面一」

「並沒有允許展期，這部分的權利是由我們主控。」綠林起身，緩步走到桌前，「我只是善盡義務前來提醒您即將到期，請記得在到期前領取。」

語畢，綠林抽起了他筆筒裡的一枝筆。

「我放到哪裡去了，在保險箱裡嗎？」呂信彥還在碎唸著，「不是，綠林先生，我很有誠意……」

「這枝筆可以送我嗎？」綠林握著原子筆禮貌的問。

呂信彥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，「……可以。」

「真的？謝謝。」他滿意的瞥了一眼筆筒，這樣裡面就是二十八枝，完美的雙數了，「那我就先走了。」

鞠躬、行禮，旋身，綠林邁開步伐筆直的往外走。

什麼？呂信彥呆站在那兒，不是尚在討論嗎？「喂，綠林先生！」

他急忙的追出去，祕書正在外面接待已步出的綠林，他說了要自行出去，礙於祕書在場，呂信彥完全不敢嚷嚷，故作鎮定。

「真的沒有商量的空間嗎？」他疾步追到綠林身邊。

「沒有。當初您就該想清楚，而不是事到臨頭才想反悔。」綠林依然掛著微笑，「其實您也不必擔心，我們會好好善待那個花瓶的。」

後面這句壓低了聲音，言外之意明顯得讓呂信彥一震。

「不行！那是我們家的……」

傳家之寶？七百年的花瓶不是傳家之寶，難道是壓地毯的嗎？這些綠林都不在乎，他只知道「交換當鋪」非常希望能留下那個花瓶，這是高收益的生意。

長廊盡頭才是電梯，途中的右手邊有面牆上設有公佈欄，一個女孩正站在那兒，釘上一則新公告。

「欸欸……」綠林完全沒在理呂信彥，突然止步往女孩身後去，「這樣釘就不好看了，請問妳還有多的圖釘嗎？」

「啊！」身後突然出現聲音加上伸來的手，嚇得女孩低聲驚叫，「你……」

綠林瞧見了公佈欄左上角有一堆圖釘，雙手一左一右直接把女孩包在中間，拿起上面的圖釘，在她釘上的A4紙下端再釘上一個紅色的圖釘，女孩根本搞不清楚他在做什麼，只能看著他抽走左下的一張公告。

「這已經過期了，可以拿走了吧？」他邊說，將紙塞進女孩手裡，同時取下原本釘公告的兩個圖釘，緊接著拿出剛從呂信彥筆筒裡抽走的筆，硬是在某張無關緊要的募集物資公告上寫了一個「快」字。

終於，他放下雙手，讓被包圍在中間的女孩勉強鬆了一口氣，戰戰兢兢的回首。

「啊，董事長。」她不安的瞟向一臉滿足的綠林，這誰？

「陳儀鈞。」呂信彥敷衍頷首，「綠林先生，請問你在做什麼？」

「沒事，不覺得這樣才完美嗎？十六個圖釘，十張紙，還有最完美的三百六十二個字。」綠林滿意的看著公佈欄，隨即扭頭繼續往電梯那兒走去。

呂信彥跟陳儀鈞都傻在原地，幾秒後呂信彥才急起直追，而陳儀鈞則倏地看向公佈欄—十張公告、一二……十六個圖釘！她遲疑幾秒後，決定開始認真的算起整個公佈欄上的字。

那個男人只瞥了一秒，一秒而已就能知道這裡面總共有三百六十二個字嗎？

「請不必多費唇舌了。」另一頭的綠林已進入電梯中，禮貌的婉拒了呂信彥想要的協商。

呂信彥緊握飽拳，滿腹怒火，怎麼就這麼硬呢？「交換當鋪」是朋友介紹的，說是誠信第一而且有合理利息的正牌當鋪，他才會將花瓶暫時典當，一億兩千萬他要去哪裡生呀，公司就是周轉不靈才需要這麼龐大的金額啊！

原本以為半年就能收回，誰知道產品出現問題，先是機器人出錯、再來又說顏色不對，國外甚至發生義肢斷裂的狀況，害得訂單一筆接一筆的取消，就算他保證那只是特例，也沒有人要聽他解釋。

再這樣下去，他要怎麼把傳家的花瓶拿回來啊？！

「天哪，真的是三百六十一個字……」走回辦公室的路上，陳儀鈞正面對著公佈欄驚呼，「再加上他剛寫的這個字，便是三百六十二……」

「陳儀鈞！」呂信彥一肚子火正沒地方發，「妳在做什麼？現在什麼時間，在這裡打混嗎？！」

陳儀鈞緊張的立刻低頭，「對不起！我只是剛好去洗手間，順便過來貼一下……」她眼尾往公佈欄瞟去，呂信彥擰著眉上前，在看見公告的瞬間怒氣全消，神情複雜的別過頭。

公司有人失蹤了，她的鄰居她的同事亦是她的閨蜜，警方苦尋未果，所以她一有新消息就貼上公佈欄，希望這龐大的廠區裡，有人能提供線索。

「好了！」他很快地說道：「快回去工作了。」

「嗯。」陳儀鈞頷首應聲。

而呂信彥多看了公佈欄一眼後，竟也沒有多做安慰的朝辦公室而去；背對著他的陳儀鈞悄悄回頭，暗忖著董事長丕變的神情……

第二章 詭異的紙條

「聽說還沒找到？這不是很奇怪嗎？」

「對啊，她應該不是會離家出走的人吧。」

「離什麼啦，她就住公司宿舍，一個人住是要出走什麼？」

「這年紀也不會搞跟網友私奔之類的吧？」

短短七樓的電梯，綠林都已經卡到角落了，每一層都有人進來，而且整個電梯裡鬧哄哄的，都在討論一樣的事：關於一個失蹤的女性。

「她不是有男朋友嗎？我總覺得她最近看起來就是在談戀愛。」

「嘆？你也有注意到厚！她本來就很正，但是最近打扮得更美了。」

好不容易到了一樓，員工們都還在吱吱喳喳的討論著，綠林只想趕快離開這裡，他還有很多客戶需要通知，而且一堆女人一起說話真的吵死了。

失蹤就報警，The One科學園區這麼大，他隨便一轉頭都能看見監視器，調監視器總能發現蛛絲馬跡吧？現在大家幾乎都是生活在「楚門的世界」中，監視器到處都是，一個好好的人不可能憑空消失。

拿起手機勾選「呂信彥」，這是即時系統回報，好讓當鋪那邊知道這個客戶已經會面完畢，盡責的提醒了贖回時限與應繳總額。

「下一個……」綠林看著手上的名單，再調閱地圖，很想順著路前去，這樣他還可以趁著中午去吃那間很久沒光顧的餐廳。

他邊走邊檢視路線，當下決定就先去一碰！

額前一陣劇痛，綠林狼狽的撞上電線桿，連眼鏡都跟著歪斜，鼻墊因重擊敲到他的鼻骨，疼得他立刻把眼鏡摘下。痛死了！那痛直竄腦門，緊閉起的眼睛都滲出淚水，身後還傳來幾許竊笑聲。

「嘻……」幾個路過的人實在忍不住，這就是邊走邊滑手機的代價。

搞什麼！綠林猛然抬頭，他不是在水泥小徑上嗎？怎麼不記得這邊有什麼電線桿。這一抬頭，視線剛好對上電線桿上的四個字，暗忖是常見的「天國近了」，卻發現有些不同—

「惡夢出賣？」綠林近視頗深，人得貼近一點才能瞧得清楚。

紅色的紙上真的印著黑色的「惡夢出賣」四個字。

什麼東西？！惱怒之下綠林直接把那張紙條撕下來揉成一團，尷尬的想快點找到自己的車子。

問題是近視八百度的他，現在放眼望去根本是一片矇矓美，除了綠樹跟隱約的建築

外，他什麼都看不清，備用眼鏡在車子裡，前提是他必須先找到車子。

「先生，你還好嗎？」一個人聲在右側響起，「撞得嚴重嗎？」

有人！綠林喜出望外的趕緊伸手抓住對方，「我沒事，但我眼鏡撞壞了，因為我近視很深，所有現在看東西有些困難。」

「啊？那那……」男人的聲音有點慌張，「那我能幫你什麼？」

「請帶我去停車場，最靠近這裡的那個。」

綠林禮貌的請求，男人即刻應好，曲起手臂，將綠林的手擋在他的手臂上，「請這樣跟著我。」

綠林默默的低語，「……先生，我是近視深，不是瞎子。」

他沒有完全看不見好嗎！

「噢！抱歉。」傻笑聲傳來，聽上去其實有點可愛，「呵呵呵，不要生氣喔。」

男人穿著藍綠條紋的衣服，甚是顯眼，綠林就跟在他身後走向停車場，原來剛剛他走出建築物後應該要走略偏向左的小徑，他顧著滑手機所以沒轉好，才直接撞上旁邊的電線桿。

揉著右手掌那顏色暈開的紅紙，他皺著眉想，什麼莫名其妙的東西，比天國近了更叫人不爽。

沒兩分鐘順利抵達停車場，託好心人的幫助找到自己的車，綠林終於拿出車上的備用眼鏡，視野重新清晰。

「欸……」他往外瞥了一眼，焦急的離開車子，好心人的背影已經幾公尺遠了，「喂！請等等！」

圓胖的身子停下腳步，回頭看向奔來的綠林，「怎麼了嗎？」

「你怎麼就走了，我還沒好好謝你呢！」綠林臉上堆滿了笑容，立刻打開皮夾。

「這只是舉手之勞，你不要這樣！」對方趕緊搖手，「下次注意不要邊走邊看手機就好了。」

真是個老實人。略胖、身高也不高，頭髮有些油膩，不太留意外表，看上去有些內向；綠林打量著他，給人家當鋪折價券好像不太好，不過沒關係，他還有更實用的。

「不管怎樣，剛剛這麼多人經過，就只有你幫我。」綠林遞上餐券，「送你，跟女朋友去吃。」

男子尷尬的抽著嘴角，「我沒有……」

「那就跟喜歡的女生去啊！」綠林直接拉起他肉肉但柔軟的手，把餐券塞進去，「這是跟我公司固定合作的餐廳，這間可是很美味的呢。」

「啊？」男子有些遲疑，「但真的沒什麼……」

綠林直接往後邁開一步，禮貌的頷首，「謝啦！」

男子看著綠林轉身離去，心裡其實是開心的，日行一善的感覺永遠都很好。端詳著手上的餐券……約喜歡的女孩去嗎？他紅了臉，說不定這真是一個機會呢！

重新抬起頭看向已經上車的綠林，他不忘再次揮手道別，用力行禮表示對餐券的感謝。

坐在車裡的綠林也瀟灑地揮揮手，他可不是假意的，剛剛那種狀態要找到停車場不知得花多少時間，真的多謝好心人！他坐定後先好好整理一片混亂，公事包放妥，還有副駕駛座上的垃圾，厭惡的重新打開那張紅紙，端詳紙上每一處。

沒有什麼派什麼宗教的字樣，而且還是用普通辦公室的A4紙印的，邊緣用刀片裁切多有毛邊，貼這種東西在電線桿上有什麼用意？

撞得已經夠疼了，一睜眼還看到這種東西心情真差，賣什麼惡夢啊，正常人才不會去買惡夢好嗎！如果是典當的話嘛……聽說當鋪接受好夢典當，但惡夢典當得看價值高低，否則誰要留這種東西下來？

綠林氣得把紙重新揉掉，就算要賣也要附個一喝！

一陣寒顫竄遍全身，他無法克制的抖了抖身子。

冷汗在一秒內完全浸濕襯衫，他倏地回頭看著後座、車子的後方，甚至這個停車場的每個角落……奇怪，這股惡寒從何而來？

半身探出窗外環顧四周，今兒個可是豔陽高照，停車場上不少車子，目前放眼望去只有他一個人，但剛剛他為什麼會突然感到有威脅逼近？

他跟八風不一樣，並不是那種歷經特殊訓練或常年在危險中生存的人，對於危機敏

銳度一點都不高，對金融危機的感應反而還強些，但人就是有種直覺，遭遇具威脅的事物，總會下意識覺得不對勁。

這身冷汗就是不對勁的代表。

該不會……他調整照後鏡，因為不為呂信彥展期，他打算殺人滅口吧？

綠林自己都覺得越想越扯，但無論如何此地不宜久留，他發動引擎儘速離開，想起剛剛The One科學園區員工討論著的失蹤案，不知道為什麼讓內心的不安又添上幾分。

倒車，俐落繞出，深黑色的奧迪就這樣離開了好心男子陳原平的視線。

他把餐券小心翼翼的收進口袋裡，沿著停車場邊的另一條岔路，準備回到自己的研發單位。

「咦？」還沒走近小路，他又瞥見電線桿上的一抹紅，「這什麼啊？」

陳原平特地繞到電線桿那去看，紙條的位置比他高一點點，長條形見方，比「天國近了」要再小張，但卻印著清清楚楚的標楷體—惡夢出賣。

「怎麼會有人印這個！」陳原平臉色變得不好看，皺著眉左右張望，此時小徑裡走出幾個熟悉的同事。

「陳原平，」高允龍打著招呼，「你怎麼跑到這邊來了？」

「就……要回去了。」陳原平覺得解釋起來太麻煩，索性不多說。

「在看什麼啊？」羅千蕙好奇的留意到電線桿上的字樣，「咦？最近園區內外都有這個耶，這有什麼用意嗎？惡—」

「噓—」兩個人同時激動的上前，摑住羅千蕙的嘴巴，「不能說！」

羅千蕙被嚇到了，高允龍從身後一手架住她的身子一手掩嘴，跟前的陳原平手還壓在高允龍手上，兩個人的過度緊張反而讓她覺得可怕。

「唔唔唔……」她驚恐的瞪大眼，不說就不說，別嚇人啊！

「不許唸喔！」陳原平低聲交代，見羅千蕙點頭才鬆手，「妳不是這裡人厚，沒聽過這兒的特殊習俗嗎？」

羅千蕙看著同事嚴肅的神情，更加不安的搖起頭來。

「貼這個紙是什麼習俗，你們反應也太大了。」她嚥了口口水，他們給她的驚嚇更

大好嗎！

「這是有點缺德的習俗，在我們這一帶流行已久，有人把這四個字貼在電線桿上，如果妳照著唸出來，對方不好的夢跟噩運就會遇到妳身上。」高允龍飛快地解釋，「簡單來說，就是妳幫忙分掉張貼者身上不好的氣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羅千蕙覺得有點不可思議，「那個人為什麼要貼這個？」
「因為運勢不好吧。」陳原平皺著眉，「所以妳以後只要看見這四個字，絕對絕對不能跟著唸！」

羅千蕙掩嘴，「唸出來就算數喔？這也太爛了吧！」

兩個同事不約而同的點頭，「所以才說缺德啊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」羅千蕙環顧四周，「最近園區好像很多電線桿或是燈柱上都有貼，萬一有人不小心跟著唸怎麼辦？我們應該要通知大家吧？」

「呃……」陳原平跟高允龍交換了眼神，「不要太明目張膽就好。」
「什麼意思啊？明知道這種東西像詛咒，怎麼可以不提醒，要是像我這種外地人，傻傻的跟著唸出來不是衰爆了！」羅千蕙氣得嘟嘴扭腰，「明目張膽的定義是什麼？」

「我說千蕙，對方這種事都幹得出來了，妳去阻礙他，不是擺明找麻煩嗎？」高允龍打斷她的義憤填膺，「尤其我們現在根本不知道是誰貼的。」

短髮的羅千蕙轉了轉眼珠子，「那簡單，我們直接在公司論壇發文，我也請資訊部那邊公告，要大家小心這種紙條，順便附上本地的習俗解說如何？」

陳原平挑了挑眉，深表同意，高允龍也頻頻點頭，覺得這點子好，不需要大張旗鼓的到處講，也不必用個人身分出面。

「就這樣吧，妳跟資訊部的章魚熟，妳去。」高允龍直接決定，「記得要他口風緊一點，別說是妳講的。」

羅千蕙翻了個白眼，「這簡單。但你跟他也熟啊，幹麼不去講？」
「我就嫌麻煩嘛。」高允龍聳了聳肩，他一向獨善其身慣了，這是避免紛爭的最佳方式，「快點去買東西了……陳原平，我跟千蕙先去吃飯，你下一班喔。」

「嗯，好。」陳原平點點頭，轉身要回單位。

跟羅千蕙才走沒兩步，高允龍又回首喊著，「陳原平，你回去小心點。」

「嗄？」陳原平真討厭聽到這種提醒，「經理在喔？」

兩個同事無奈的點點頭，經理對陳原平最近有點意見，第一組人都出去吃飯了，就怕經理又要藉機找他麻煩。

陳原平苦笑著搖頭，「沒關係，我應付的了。」

說是這樣說，但他回頭隱入小徑的背影，看上去卻特別寂寥。

羅千蕙望著他離去，實在覺得不平，可他們都只是下屬能說些什麼？更何況這件事陳原平並非完全沒有責任，但主要肇事者卻不是他啊！

「好啦，現在還是先顧自己吧。我覺得公司最近怪怪的，大頭們壓力都很大。」高允龍沒好氣的唸著，「我們吃飯也別吃太久，在換班前一定要回去。」

「嗯。」一邊走，羅千蕙下意識瞄著兩旁的電線桿，「那邊又有，能不能撕掉啊？」

「我可不敢。」高允龍挑眉，「就無視，不要唸就好了。」

「萬一有人已經唸了怎麼辦？」

「那就只能請他自求多福囉！」

清脆的鈴聲在每一次推開玻璃門時都會響起，那像是一個開關，可以開啟店員們發出制式的叫喊，「歡迎光臨！」

綠林習慣坐在玻璃窗邊的薄板吧台，桌上擱著筆電，聽著音樂，品嘗香醇的咖啡，在一個人的世界中與數字為伍，平靜他的心靈；為當鋪記帳也是他的工作之一，雖說現在電腦程式都相當精良，不過這方面他是個守舊派，喜歡用筆記錄。

傳統的T字帳，Debit與Credit分站兩邊，簡單的名目跟數字，務求的是長串的帳目算下來後，要達到完美的平衡。

加跟減，如此簡單卻又如此困難，要完整的平衡向來都是深奧的學問，尤其當帳目需要有些「靈活度」，做帳要做得漂亮，那又是另一門學問了。

不過對綠林來說這一點兒都不困難，他就喜歡在數字中徜徉，越複雜難度越高越有

挑戰性，只要進入數字的世界，他就可以渾然忘我，遺世獨立。

手上的筆飛快地書寫，一項項的列舉，看著即將進入最完美的收支平衡時，一抹陰影突然遮去了光線。綠林蹙眉，忍不住抬起頭，落地窗面對著外面的人行道，行人本該穿梭其間，但現在卻有個人站在他面前，遮去了光線。

一個白襯衫的長髮女人貼在玻璃窗外，像是看他在做什麼；他不滿的立刻將紙張翻面，迎視著在外偷窺的她，對方卻絲毫不以為意，視線往上移，看向了他。

「請走開。」他用嘴型說著，隨便比了一個方向。

女人面無表情的又凝視他幾秒，果真轉身離開，但是她卻轉進了咖啡廳……叮鈴叮鈴。

「歡迎光臨！」

綠林不客氣的直接向右後方轉頭看向了女人，她的白色襯衫是閻蘿很喜歡的公主袖，圓形領子還有幾顆累贅的珠子……嗯，幸好是雙數；下襬是藍白斜紋的長裙，腳上是矮跟白色鞋子。

奇怪，他怎麼有點既視感？他在哪裡看過這個女的嗎？

女人一頭長髮，頭頂有著編髮造型，不是大當家那種深黑色的頭髮，應該屬深棕，走進來後她就斜眼睨著他，眼神可一點都不客氣，讓他嚴重懷疑他們見過面。

不是前女友，這女人不是她的菜，有的女人天生就散發公主氣息，這個女人一定是公主系的。

「小姐貴姓？」櫃檯人員親切的問著。

「簡，我姓簡。」

聽著她點了咖啡，綠林不想在意她，打算繼續記帳，但是她那叩叩的足音聽了令人有點厭煩，為什麼聲音超不平均，好像長短腳的感覺？聲音從他背後經過，來到了另一邊的櫃檯等咖啡。

綠林悄悄的回首，看著她足下那雙白色跟鞋，有一隻腳的鞋跟斷了。

還真是從容啊，穿這樣的鞋子也能走在路上不以為意？

女人彷彿知道他在看她似的，眼神也沒移開過，照樣不客氣的瞪著他。

「有事嗎？」綠林直接了當的問，不快點把分心的因素排除掉，他沒辦法專心做帳。

「這是我想要問你的吧？」女人帶著質問的口吻，冷冷的站在等候櫃檯前，蹙起眉。

「我？我又不認識妳？是妳先看著我的。」綠林索性起了身，「還是我們在哪裡見過，或是我哪裡冒犯到妳了？」

「冒犯？」女人嘲諷的笑了起來，「自己做過什麼好事不記得了嗎？」

綠林深吸了一口氣，「說話可以再直接點嗎？我真的不道自己做過什麼好事，還請妳說清楚。」

「簡小姐，您的咖啡好囉！」櫃檯人員親切的說著，同時往桌上遞咖啡。

女人眼神依然鎖著綠林，下一秒拿起桌上的咖啡，直接就往綠林身上潑了過去！

「哇一幹！」滾燙的咖啡淋上身子，燙得綠林哀哀叫，他踉蹌後退甩著手，才想扯開嗓門怒吼，竟然看見那女人手上拿著一把似刀的東西，直接就朝他揮過來了。

這哪來的瘋子啊！綠林飛快地後退，一地的咖啡讓地板濕滑，他不穩的向後倒去，卻恰巧避開了差點割開他肚子的一刀。

襯衫被割開，人狼狽落地，撞得腳痛屁股痛，但沒有忘記八風平日的訓練——一秒的猶豫就會致死，必須不停地動作，找尋手邊能抵禦的任何物品。

所以他左手即刻抓住自己剛坐著的小圓凳，狠狠的朝那女人扔過去。

「呀！」女人連椅帶人跌倒，手裡的鐵刀跟著觸地，落地鏗鏘。

綠林趁機站起，飛快蓋上筆電，他可不想在這裡跟這個神經病耗，只是……他留意到咖啡廳裡的靜謐，怎麼從店員到其他顧客都像看戲一般動也不動，只是看著他們？

而那個被他用椅子甩倒重新站起的女人，已經跟剛剛完全不同了。

她渾身都在滴血，白襯衫早已染紅裙子，也暈開粉紅色的血花，整齊的頭髮成了披頭散髮，右額上方有個血流不止的窟窿。

她拐著腳朝他走來，額上的鮮血流過眼睛，流下臉龐，右手上依舊是那銳利的刀子。

綠林有些錯愕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「報……報警啊！」他指向櫃檯，「這時不是應該報警嗎？她受傷了！」

櫃檯人員完全沒有動靜，只是看著他、再看向女人，而此時綠林注意到在遠處的某

張桌子，有另一個明顯恐懼的女人，低著頭雙手掩耳躲在桌下。

「報警啊！那個桌下的！」

「你……你為什麼要這麼對我？」眼前的女人哭喊著，歇斯底里，「我跟你無冤無仇，為什麼要殺我！」

「嘎？」綠林一頭霧水，「小姐，冤有頭債有主，我根本不認識妳，怎麼殺妳啊？！」

等等，他不認識她嗎？

那為什麼他不只對素淨時的她有印象，對現在這渾身是血的樣貌也覺得眼熟？他平時不會見到全身是血的女人啊，究竟是在哪裡見到的……

他越過這渾身血紅的女人往桌下的女人看，這也不是他第一次看見驚恐的她，總是有個女人閃躲、尖叫，就在他附近。

「我殺了你！」女人冷不防的就衝上來了，「你奪了我的命，我要你不得好死—」

她隨手抓過旁邊的馬克杯朝綠林的頭敲下，他及時用筆電擋下，但他忘記女人另一手握的是刀子啊！在他高舉雙手的瞬間，她一刀就朝他胸膛刺來，要不是他反應勉強還行，在擋下馬克杯時瞬間推開女人，否則就被開膛剖肚了。

「可惡！」雖是皮肉傷，但還是被割開一道二十公分的傷口，鮮血汨汨流出，而且很痛，「我什麼時候殺了妳？殺人這種不划算的事情誰要幹啊！」

女人只向後踉蹌兩步，重新穩住，繼續揮著刀子。

「我才二十六歲，為什麼要殺我？為什麼啊—」

她發狂的朝綠林猛砍，他拿著已經報銷的筆電抵擋，但總有顧不到的時候，先是左手臂被劃傷，跟著右手也被割了道口子。真是夠了！大白天遇到有問題的店，這是哪門子的咖啡廳，他為什麼會進來這一等等，他什麼時候進來的？

綠林用筆電狠狠搊了女人一巴掌，力道大到她直接撞向結帳櫃檯。

這模樣、這場景不是第一次了……他看著自己雙手外側兩道滲血的傷口，咬牙看向吃力撐起身子的女人。

「妳他媽的真的是瘋子！」綠林緊閉上雙眼，用力甩著頭，「妳每天到我的夢裡來是什麼意思啊—」

喝！

綠林睜開眼，驚恐的瞪著熟悉的天花板，那個很礙眼的水晶吊燈襯著清晨的陽光，閃爍著七彩光芒，他可以感受到自己心跳有多快。

「幹！」忍不住狂吼著，他滿頭都是令人發寒的冷汗，「要死了，都第幾天了！」

大口喘著氣，他試著讓呼吸與心跳緩下，卻依然氣喘不止，連躺著都可以感受到後腦杓的血管跳動得有多厲害，最近每天醒來都是這樣，原因就在於那令人痛苦的惡夢。

同一個女人、同樣的衣服，場景或有不同，但每次在夢中都是要殺他。

前一次是開車要回當鋪的路上，她突然從後座出現，由後勒住他的頸子，跟右手掌相連的鐵刃瞬間往他頸部刺來，他還沒被刺穿前就因為車子打滑，直接駛進了對向車道的拖板車底下。

瞬間的痛與驚叫讓他嚇醒，他在夢裡真的有感覺到痛，甚至醒來時都還沒忘記那被擠扁的瞬間；那時是半夜，他平復後再進入夢鄉，那女人又來了，把他從車子裡拖出來，又是一陣尖叫加攻擊。

因為他殺了她。

真的有病，他連在夢裡都沒有成功幹掉過她好嗎？殺人是不好的，不管醒著或是睡著都不應該做。

啊是可以這樣殺了又殺、殺了又殺的嗎？

對，還有另一個總是躲著的女人，衣著不同，但很明顯知道他被追殺，但她總是第一時間找地方躲，尖叫也從沒少過……

呼，綠林痛苦的嘆口氣，撐著身子坐起，內心無限不爽，他已經不知道連續第幾天了，每天惡夢不斷，從未有一天平靜，總是要到天亮驚醒後才會停止，否則不管強迫自己醒來幾次，再進入夢鄉時夢境總會繼續或是另闢戰場。

「馬的！」他按著自己肚皮，裸著上身睡的他胸膛到肚皮有道紅色痕跡，位置與長度幾乎與夢境裡一模一樣。「這也太神了吧？為什麼會……」

焦急的檢視按壓，按下去真的有點疼，但是沒有傷口。

他跳了起來，衝到門後的立鏡去審視，不可思議的在紅痕上來回觸摸。這真的是夢

裡那瘋女人劃開他肚皮的那刀，從劍突的位置往下到肚子，不管角度或長度都一模一樣，差別只在於夢裡那女人是用刀，現實則像是有人用尺劃了一下。

但痛楚是真實的，這絕對有問題……不管怎樣，他必須向外求助了，光是每晚的惡夢就叫他疲憊不堪，人明明有睡著，但卻彷彿完全沒休息般虛脫。

撐著身體朝浴室走去，頭暈目眩讓他想吐，雙手撐在洗臉盆上先潑水醒神，他必須保持清醒，好好想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還有這是第幾天作惡夢了？那個女人為什麼認定是他殺了她？

他們認識嗎？他們……滴答。

一抹鮮紅落進水裡，漸成漣漪散開，綠林發愣的看著暈開的血，錯愕的舉起自己的右手肘，一道鮮紅的傷口映入眼簾。

這是那個女人在夢裡對他劃下的最後一刀。

「怎麼可能……」綠林驚覺不對勁，立即檢查左手，有著一樣的痕跡，只是尚未見血，再仔細看，他的手跟身上都泛著紅，像是剛被熱水燙過一樣……那杯咖啡！

「不會吧！」他滿腦子不可思議，「惡夢成真了？」

「綠林。」門外突然傳來敲門聲。

「哇啊—」綠林嚇得大叫，「幹……幹什麼？！」

門外的八風皺起眉，這是哪門子的驚恐叫法？他看向也挨在綠林房門上聽的全裸傢伙，正一臉認真的點頭，還用嘴型說道：就說吧！

「你沒事吧？」八風沉穩的開口，「你鄰居抗議你一晚上都在鬼吼鬼叫。」

「我？」他有叫嗎？綠林望著鏡裡蒼白的自己，「我沒事啦，哪有鬼吼鬼叫！」

烈火完全沒在客氣，「最好沒有啦！」

綠林不爽的直接步出浴室，來到門口一骨碌拉開門，半蹲著身子貼在門板上的烈火差點沒撲上去，幸好八風手腳快，要不然就這高度撲上綠林，可就十八禁了。

「我是什時候鬼吼鬼叫了，我從來就不是那種人好嗎？」綠林皺著眉看向依然一絲不掛的烈火，「我說過幾百次了，不要讓我一大早看這種東西！」

八風詫異的看向綠林，連烈火也沒有惡作劇，緩緩站直身子，用一種看到怪東西的

眼神打量他。

綠林沒好氣地旋身甩門，「我弄好就下去吃早餐啦！」

八風立即抵住即將關上的門，一個箭步往裡走，「打擾了。」

「你都進來了打什麼擾？」綠林回身看見八風直接走向他，二話不說抓起他的右手，「啊喂……嘶！」

八風凌厲的雙眼看向他，再檢視著他依然在流血的傷口，「你自殘？」

「你說呢？」綠林連鬥嘴都懶了。

「打擾了。」烈火跟著走進來，「喂，綠林，你臉色快要人如其名了耶，怎麼這麼難看？」

「我沒有允許你進來，你打擾什麼！」綠林指著烈火低嚷，「出去！我房間不許裸奔。」

「綠林哥哥幹麼這麼凶。」烈火一秒發起嬌嗔，「人家是說真的，你臉色好難看喔，發生什麼事了，小烈烈我會擔心耶。」

綠林握緊飽拳，青筋浮起，八風卻直接不客氣的打著他握拳的拳頭。

「用什麼力，嫌血流得不夠多嗎？」他頭也不回的說：「那個小烈烈，擔心的話去拿醫藥箱過來。」

「好der！」烈火邊說還勾起一隻腳裝可愛的往外頭走。

「當家的在二樓了，你不穿衣服等等當心被當掉命根子。」八風好心提醒著，一邊用手扣住綠林下巴，左擺右晃。

「當得好！快當掉……喂喂，八風！」他頭夠暈了，別再這樣搖，「我這樣會暈。」

「你瘦了多少？兩頰凹陷，眼裡都是血絲，臉色呈黑綠色，發生了什麼事讓你一夕之間變這樣？」八風倒很嚴肅，昨天還好好的啊……這幾天綠林最多就是神色疲倦，常打呵欠罷了。

「不知道，我有瘦嗎？」綠林不耐煩的噴著，「就連著幾天睡不好，我有睡，但是越睡越累。」

「傷呢？」八風再問。

綠林跟夥伴對望著，欲言又止，他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講，「我一」

「等等，先別說好了。」八風飛快地打斷他，「等會兒大家都到時再一起說，省得你要說兩次，不划算懂嗎？」

懂！懂！這樣說他就懂了。

烈火很快地拿了醫藥箱上來，由於是下二樓取件，所以勉強穿件浴袍，至少順眼多了；八風簡單的將傷口消毒包紮後，綠林還跟他要了燙傷藥膏，指著自己發紅的身體跟手臂，總覺得隱隱作痛。

八風沒多問，要他冰敷為上，等等在樓下為他備妥。

「弄好就下來吃飯吧。」雖然才五點，但是八風覺得綠林非常不對勁，「今天提早吃，外出工作一律暫停，而且你這樣開車太危險。」

綠林沒有拒絕，他現在頭重腳輕，整個人直想吐。

拎著醫藥箱出去的八風，要烈火去叫冰山下樓吃早餐，否則那傢伙宅到家了，要不是當年他當給「交換當鋪」時保證包吃包住，冰山若不下樓他就得送餐點上來，否則冰山應該早就餓死在房間裡了。

「他不在。」烈火聳肩，「有事再另外傳訊跟他說好了。」

「又出去？」八風實在無奈，「他知不知道自己未成年？」

「你們也沒在管他未成年就當駭客啊，他怎麼可能在乎。」烈火搔搔頭，打了個呵欠，他原本正要入睡，結果隔壁的綠林又在那邊大叫。

這都第幾天了？狀況有異到讓他叫了八風上樓。

幸好他們敲門了，看看綠林那模樣，連不是道上人的他都能喊出一句：施主，你印堂發黑！